

仅有“情怀”留不住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复苏了、校园书店关门了、书店数量逆势上扬了、网红书店欠薪关停了……最近三四年里，实体书店的新闻不绝于耳，相关叙事也出现了好几轮“反转”，人们的情绪常常在振奋和惋惜两种间跳跃。

实体书店的兴衰如此牵动人心，说明书店跟其他实体店确有不同之处。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物，实体书店是书籍这种文化基底物的聚合场所，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文化关切，我们对实体书店关注常常化约为一种“情怀”。然而，事实证明，再多的情怀也没能留住一些老书店。如今，在看过“颜值”，用过“情怀”之后，是时候理性探讨实体书店生存背后的深层逻辑了。

当网购图书已然成为习惯、电子书阅读率逐年提高，我们还需要实体书店吗？当下，许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而这也是讨论实体书店生存的前置命题。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早就写在百年前。1932年，邹韬奋开办生活书店时就打出了“促进文化、服务社会”的办店宗旨，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内山书店这些现代实体书店从开办起，就不单是贩卖图书的门店，实体书店包括其背后的现代出版业，是中国近现代文明展开的重要环节，它们是文明的、公共的、进步的、和城市化的，它们不是书籍生产的终端，而是一个融合了作者、出版、读者等多方的文化生产场域。现今，在“文化空间”的属性之外，实体书店还为我们提供了与优质书籍“偶遇”的机会。近些年，常有出版人

抱怨，网购图书虽然方便快捷，但如果人们完全依赖网购，一些优质图书反而会被逆向淘汰。细探才明白，因为网购没有亲手翻看挑选的过程，选书严重依赖搜索排序、流量销量榜单等数据，于是，畅销书越来越畅销，而一些内容精彩、思想深邃的学术图书则越来越难“出位”，此外，“搜索位”背后的营销套路也在暗中引导购买行为。

其实，疫情并不是实体书店遭遇的第一次危机，甚至也不是最致命的危机。回看今年3月盛世情书店停业新闻的标题即可管窥一二：《一家反复告别的书店终于停业》。文中提到：“2005年之后，随着网购的兴起，北师大周边的民营书店陆续倒闭了，只剩下盛世情。”自电商兴起以来，实体书店就构造了一个从告别、复苏到反复告别、终于停业的故事。网购不仅方便快捷，最重要的是比实体书店便宜，每逢双十一还可能低至三四折。于是，除了政府支持补贴，实体书店“找补”的方式只剩卖咖啡、拼颜值，再加上情怀加持、会讲故事，资本入场；于是，网红书店在各大城市兴起，但却暗含了新的危机——不拼书品拼颜值，不拼书里拼面子。最近两则实体书店的热闻新闻颇有对照分析的价值：一个是网红连锁书店几又欠薪关停，另一个是只靠卖书的考古书店以“高冷”姿态年销售500万元。

电商兴起为实体书店的发展模式出了难题，而且是一个单靠情怀解决不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多方参与、共同研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谭跃、潘凯雄、于殿利就联合提交了《关于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的提案》，呼吁以立法方式规范图书市场，维护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提案分析道，图书零售中的折扣乱象、价格竞争必然指向三种结果：一是有些实体店不堪重负或倒闭或转业；二是出版方为了生存不得不提高图书定价，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三是间接导致图书品种总数野蛮生长而单品销量日趋下降。近两年，伴随疫情的影响，前两种情况已经开始显现，可以说，最近一段时期实体书店的种种新闻扯出的正是这些行业发展的草蛇灰线。

一味追求实体书店数量的增长，鼓吹文化情怀，虽然吸引了一批有情怀的年轻人入场，但他们在经历一番挫折而无奈退场时，却只能遗憾叹息：有情怀是好的，但只有情怀是没有用的，市场不相信情怀。但是，实体书店发展如此牵动人心，说明我们迎来了一个理性探讨的好时机。

事实上，图书市场的不良价格竞争链条上是没有赢家的，要谋求良性健康发展，需要出版机构、实体店、电商平台、主管部门、媒体、读者等各方参与，深入讨论其中的经济、文化、法律等问题。实体书店的发展也需要适应国民阅读的基本情况，需要因地制宜地分析各地域各城市的文化需求。毕竟，文化的培育是个“慢功夫”，不用急于求解，也不需要只用“情怀”化约。（来源：《光明日报》）

一年四季当中，我最喜欢的当属冬天。

喜欢冬天，不仅仅是因为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着的雪花，也并非是那晒在身上暖到心里的阳光，而是因为在这安静的冬天里，我可以静下心来，喝喝茶，写写字，读读书。

日子是静谧的，就连思绪也跟着这样的节奏变得缓慢起来。这样的日子是不宜出门的，宅在小书房里，便是最佳的选择。且不说书房给人的舒适和惬意，就单是那份安稳的感觉便足够让人深深地为之动容，不能自己。

窗外，呼啸的北风翻涌着冬天的节奏，时而高一阵阵，时而低一声声，像是一首首冬日的狂想曲。屋子里，厚厚的墙壁将外界的寒冷一并隔绝。打开空调，不一会儿，一整间小屋子就被暖烘烘的气流悄无声息地充盈。

此时，站起身来，挪步到不远处的书架旁，再从书架上随意取下一本书来。不必忙着翻阅，就轻轻地捧在手中，什么都不用想，都会让心灵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寻找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和满足感。顺着扉页，顺着序言中那一个个跃动着文字，不知不觉就开启了专属于一个人的闲暇时光。

那书中的句子像是一股股热流，也像一缕缕阳光，温暖着眼眸。尽管还没看多久，却已觉得收获了满满当当。不论是舒心的文字，或是欢快的笔调，都能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人一种精神的力量和震撼。

这样的冬天，《浮生六记》当属是最佳的文本，也是最好的知音。跟着沈复那细腻悠长而又深邃的文字，去领略他眼中的小欢喜。不论是种花，还是养草，或者与芸娘赌书泼茶，或者见到极细微之物，也一定不会忘了要细察其纹理。你读着这样的句子，读着读着，心境也似乎变得开阔和纯净了许多。

是的，这样的冬天也只有这样的一份闲情逸致才能与之相匹配，这样鲜活文字如同鲜活的人一样，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外面的世界正悄悄地走向了和缓，走向了低调，但思绪和情怀却可以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地萌发，慢慢地丰盛。趁季节正好，趁时光正美，趁着青春正旺，让我们带着一颗美好憧憬的心灵，带上一本书，欣然启程吧！

有书相伴冬不寒

管淑平

读者时光因你难忘

孙成栋

窗前明月，案头《读者》。转眼间，第24期《读者》又如约而至。所不同的，是她的来处，已与往日迥异。

那个冬日的夜晚，久迟的细雨飘飘洒洒，窗玻璃上传来窸窣窸窣的细声，宛若时光在呢喃，又似初雪的脚步。

出了小区，我习惯性地一路向北。可没走几分钟，蓦然想起，那家报刊亭已关闭了。

转身之际，下意识朝那个方向扫了一眼，奇迹并未出现，整个亭子依旧漆黑一片。

流年似水，淘尽芳华，如檐下一地落樱。曾几何时，满街的报刊亭宛若三月碧莹。可如今，风乍起，潮涌动，满目葱茏次第凋零，乃至屈指可数。

所幸，《读者》仍在，读者仍在。

从1981年到2021年，这本刊物陪我走了整整四十载。其间，种种颠沛流离，种种风霜雷电，可你我均未走失。

四十度春秋，仿佛弹指一挥间，却沉淀下一些永不褪色的美好：一缕微笑，一抹书香，一杯清茗，一首老歌，一位故人……最是你拂过书页的发梢。

从舞勺之年，到年届半百，我在行色匆匆间，走遍你的字里行间，却总也走不出那碧泓粼粼的目光；从西北边陲，到九州沃野，你总是如此青春盎然。那脉脉温情如淡淡槐香，似有若无之际，已芬芳了一个个平凡的日子。

有人说，如今什么报刊都可以在手机上阅读，何必浪费时间去报刊亭买。

可我喜欢，将你捧在手心的感觉。你的气息，你的质感，你的清新，你始终未变的青春香，一次次让我沉醉。

翻阅你，也是在翻阅我自己。从封面到封底，翻过一座座山峦、一条条长水，跋涉的足印里，写满过眼云烟。

阅己，悦己，越己。在阅读中，我抵达你的港湾，你仰望我的桅杆。肩膀上，有纤绳的呼吸，海螺的记忆。

无以为谢。

我所能做的，只是在每年的最后一期《读者》到来之时，写下一段文字，给你，也给我自己。

二十四番花信风，二十四度冰清夜。二十四册《读者》，叠印成一圈生命的年轮。隔岸的故园里，童年之溪漫过额纹，不留一丝涟漪。

你伫立于案头，如一摞风干的浆皮。一层层，沿着季节垒高，直至高过滩涂上的白茅草。

读你，尤其在深夜。眼前的素笺上，文章似曾覆盖着青苔，句向似曾摇曳着篝火，字字似曾浓缩着香柚。

有多少人的村头，等着一个特别的人？有多少人的阳台，摊着一本特别的书？

寂寞，是一个人的繁华。书香，是一座城的优雅。

每一页纸的背面，都藏着一个微心愿，犹如每一叶菜的心尖，都栖着一朵细浪花。

愿痛后有快，愿回甘常在，愿春渡未来。亿万个微心愿，汇成一方真情的海洋，等待你带着憧憬泪滴。

戈壁依旧在，几度海棠红。总会有人，在你的窗前，悬挂一串风铃，传递来自季候末梢的天籁。

同样是长亭路，不同的是亭前柳。

这路，在我的梦里，常常幻化成一根不枯的藤，结着色彩各异的果子。那或清或浊的浆液里，浓缩着各自的酸甜苦辣。

灯光下，一张年轻的脸，与已停业的报刊亭里，那张饱经沧桑的脸迥若泾渭。

一样的《读者》，一样的墨香，一样的亲切，一样的微信扫码，一样的轻轻地装进塑料袋，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是少了一半报刊一半水果的逼仄吗？是少了亭外经营、亭内烧煮的暖意吗？是少了一边带娃一边待客的匆遽吗？是少了灯火阑珊之际，微醺的老“亭长”摇摇晃晃锁门的身影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而我总忘不了，那迎来黎明、送走夜色的巴掌大的窗口，那压在报刊上的防风铁，那亭中码得高高的果箱，那亭前寒风中油端子的清香……

提起油端子，可谓这个报刊亭的“第三产业”。兴许是报刊、水果的薄利，不足以撑起这个平常之家，贤惠的女主人在亭前支起个小炉子。从此，油端子的香气融和着果香、书香，钻进无数人的鼻翼、肺腑、心扉。

不止一次，在我读完《读者》等杂志后，女主人悄悄地用方便袋装起几个油端子，一把塞进我的兜里，说是带给孩子尝尝。拒绝不应，给钱不收，想想这一亭小本生意，不由得湿了眼眶。

或许，如今，这一家人有了更好的生计。或许，作为道旁一景的报刊亭，注定会成为岁月舞台上的过客。

可我依然祈祷，愿天下报刊亭不会全部凋谢。滚滚红尘之外，尚需一方纤尘不染的原始森林，纵是微细之汀，也绿意汹涌。

那些渐次被时光湮没的报刊亭，还是那些被《读者》和读者深深眷念的报刊亭，那些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报刊亭，你们还好吗？

只要记得，就从未离开。

60年发行量超1170万册，小说《红岩》为什么这样红？

1961年12月，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今年正值出版60周年。60年来，《红岩》印刷177次，发行量超过1170万册，成为长盛不衰的红色经典。书中塑造的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双枪老太婆等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红岩》为什么这样红？近日，纪念小说《红岩》出版60周年座谈会举行。座谈会上，《红岩》创作者家属代表、文艺界代表、读者代表等畅谈《红岩》诞生前后的故事，探求《红岩》的“长红”基因。

《红岩》创作者之一罗广斌的儿子罗加回忆，父亲曾说《红岩》是烈士们用鲜血写成的。罗广斌曾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在敌人火屠杀时越狱脱险。当年小说定稿时，38岁的罗广斌在手稿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字，他放下钢笔，合上稿件，深有感触地对创作伙伴杨益言说：“老杨，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其实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12年前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江竹筠、许晓轩、陈然、刘国结等烈士……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了这本书。”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小说《红岩》把文艺写进民族复兴的历史里，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革命先辈们表现出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影响着许许多多的后来者。

文学艺术以形象取胜，经典文艺形象会成为一个时代文艺的重要标识。

60年来，《红岩》一直沿用“红岩青松”的经典封面，象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崇高气节。建党百年之际，红岩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新时代继续熠熠闪光。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阎浩岗说，60年来，小说《红岩》对于传播红岩精神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人们了解和传承红岩精神，离不开这本小说。

阎浩岗表示，小说《红岩》写的是革命烈士，是监狱斗争、监狱生活。革命志士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不同寻常的传奇。创作者们把这些事件用艺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做到了纪实和传奇的结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正因如此，《红岩》创造了新中国长篇小说的发行纪录。

小说《红岩》出版60年来，书中的故事被不断地改编成各类文艺作品，不仅让《红岩》热度持续高涨，也让“红岩”这个符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萦绕于心的集体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

红色种子已经撒进当代青少年心中。北京等地近年还将其定为中考、高考必读书。“《红岩》的故事放到时代的洪流中来看，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辉。”中国青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皮钧说，《红岩》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将在未来继续激励无数青年的爱国情怀。（来源：新华社）



冬之阅 吴海明摄

《书房一世界》：在一方天地中酝酿“书房美学”



爱广泛、幽默风趣的冯骥才先生，一直被称为富有情怀的“文化学者”。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田野调查和民俗文化抢救工作。同时他又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神鞭》《三寸金莲》是广为传颂的名篇，《俗世奇人》《海外趣谈》等作品体现他擅长深入民间和喜好行走的风格。令人欣喜的是，虽然他年近八旬，但依旧笔耕不辍。这一次，他选择深入独特的物质和心灵空间——书房，写出别具风格的散文随笔集《书房一世界》。作者通过书房中的一物一景和静思遐想，展现着自我内心中大世界，进而建构独特的书房美学。在《书房一世界》中，我们既可以通过作者对书房中“景”与“物”的书写，在字里行间窥见作家的审美取向和个人性情，也可以透过书房这一小空间观看作家内心中大千世界，还可以通过作家在书房中的精神历程，找寻作家文学作品生成的痕迹。

《书房一世界》中，冯骥才几乎对他的书房进行了全景式的深描。不论是丁香尺、折信刀、鞋柜、笔筒、单筒望远镜、皮烟盒等自我钟爱的物件或收藏品，还是日常使用的桌椅板凳，或是自己创作的楹联、书画，再或是书房中的花草树木等，都成为他笔下最美的“风景”。书房中

的种种物象，往往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意象，后来经过作家的精心构思，渐渐成为作品建构的主体，铸就一个个富有诗意的篇章。在这些“景”与“物”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酝酿诗意的性情和对事物深入细致的捕捉能力。

在冯骥才眼里，书房中的一切都充满了活力与情感。他把大自然“风景”之美请进书房，是冯骥才书斋的理想，也是他书斋的美学。在《绿蔓》《四季风景》等篇目中，书房中的各种植物随处可见。这些植物不仅成为他写作的动力，而且还成为他写作的灵感触发物。书房中植物所呈现的四季变迁，和现实中四季的吻合、相悖，都成为作家思考世事变幻与人生哲理的寄托。无疑，只有那些具有独特审美性情的作家，才能写出这般惟妙惟肖又气韵生动的作品。冯骥才认为：“凡长久留在书房里的藏品，一是精小，二是含有深意。”他还说：“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情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这与作家的天赋有关，更是冯骥才爱物、善思性情的直接体现。

《书房一世界》中，书房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意象，这里的每一个“景物”都具有象征意义。透过作家在书房中的回忆与思考，可以窥见芸芸众生与大千世界。在冯骥才看来，书房既是他记录行走历程的地方，又是净化心灵的场所，还是思想升华的起点。一个人在小小的书房里静静思索，作家的精神世界也随着思绪的飞扬而逐渐广阔。从书房中，既能看到作家童年的记忆，还能触摸到历史的气息。正如冯骥才所言：“静静坐在里面，如坐在自己的心里；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马行空地想象，天下大概只有书房可以这样随心所欲。”在书房里，作家可以真实地面对世界和真诚地面对自己。书房是作家安放自己心

灵的地方，是精神的原点，是定力的支点。

书房还是作家写作的原发地，是文学灵感与激情产生的场所，更是文学生成与手稿寄寓的地方。对一般人来说，书房中的“景物”就是自我观赏的风景，而对冯骥才而言，这些“景物”就成为他文学表达最好的意象，具有了审美意味。《桌下足痕》中，书桌下作家留下的足痕，成为冯骥才长时间与书房相伴和文学作品生成最好的见证。

冯骥才爱写字，更爱读书。书房还透露着他“潜在的阅读史”，在书房中读书更成为他文学作品生成的潜在基础。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书籍，是作家最珍爱的，甚至书籍的摆放不需要太整齐，随意与杂乱也成为一种书房美学。“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都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书房中存放的老画报，成为冯骥才感受过去活生生社会气息的通道。可以说，文学生成离不开书房这一载体，与书房的长久陪伴是作家文学作品不断问世的重要保障。

人能拥有书房这样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也许是一件幸运的事。冯骥才认为，书房是“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书房暗含着作家生命历程的轨迹，也是时代发展的见证。书房可以说是每一位读书人期待的地方，更是作家珍爱的园地。阅读《书房一世界》，可以看到作家对世间万物拥有持续、饱满的热情。作者以书房为书写空间，以书房中的各种物象为叙述对象，探讨书房带来的美学意蕴，呈现的是他几十年的沉淀与思考，彰显的是作家的性灵和自我面对大千世界的哲思，小叙述中蕴藏着大智慧，着实别有一番韵味。一个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来源：《光明日报》）